

我的记者路

WO DE JI ZHE LU

王廷文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我的记者路

王廷文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我的记者路

作 者	王廷文		
责任编辑	吴兰萍	封面设计	肖林平
责任校对	李 萍	版式设计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制 版	丹东日报社印刷厂		
印 刷 者	丹东日报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2.25		
字 数	224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3565-5/B·113		
定 价	26.00 元		

如蒙 惠顾 请向 各 书店 或 印刷 厂 联系。

序

林中兴

廷文的《我的记者路》手稿，我差不多是一口气读完的。很长时间以来，还没有什么东西如此强烈地触及我的神经、牵动我的回忆。他笔下的事件也好、人物也好我是太熟悉了，以致于看着看着便随着他的记述进入角色，情不自禁地沿着时间隧道回到遥远的从前。

廷文是先我一年多到丹东电台从事新闻工作的，朝夕相处二十多年。五年前我惜别了难以释怀的记者生涯，而他却坚守岗位、笔耕不辍，令我既敬佩又妒嫉。

数点当年般大般小的同侪，我一直觉得廷文是我们几个小哥儿们当中无人可与之比肩的佼佼者。尽管有人比他的“官”当得大，但是，作为记者，谁也没有他那么执着，谁也没有达到他所涉足的顶点。读廷文的手稿，掩卷遐思，我认为，廷文所跋涉的记者之路是一个成功者之路。

俗话说“璞不琢，不成器”。廷文所以成功，在很大程

度上得益于他良好的秉赋。出道前，他是大山里的一块璞。在一个纯朴的山村里，一个纯朴的庄户人家，养育了一个纯朴的孩子。廷文的传记是可以这样开头的。由于家境贫寒，加上自幼失去双亲，他稚嫩的双肩过早地挑起了养育姊弟的重担。也正是由于艰难困苦生活的砺炼，他才比别人更早熟、更聪明、更勤奋、更坚强。刚参加工作时，虽然我们几个小哥儿们年龄相仿，但是廷文就像比我们大许多，似乎什么事情他都知道应该如何去做，什么麻烦他都有办法解决。记得冯友兰先生曾把人生分为四种境界：一曰自然境界，即没有什么人生追求，活一天算一天；二曰功利境界，即追求事功名利之境界；三曰道德境界，即抛弃自我，专为他人之境界；四曰天地境界，即大圣贤济世之境界。我奇怪廷文仿佛没经历过混沌的自然境界和大多数人所难以逾越的功利境界，从小就与道德境界有缘，与人为善，近乎天性。他的成功当然与几十年如一日的打磨锻炼分不开，但如果不是块璞，怎么雕琢恐怕也难成大器。

从书稿中也不难看到，同一切成功者走过的道路类似，廷文的成功与其勤奋好学成直接的因果关系。一个生在大山里的孩子想当记者这件事，本身就令人惊诧。而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不顾沉重劳作的疲惫、不顾亲人严厉的呵斥、不顾学习条件的恶劣，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最后竟然梦想成真、当上了记者，简直有点不可思议。更令人佩服的是，当上记者后的廷文并不满足于做

一个能够完成任务的寻常记者,而是使出“衣带渐宽终不悔”的韧劲,发誓做一个名记者。在我们共事的数十年岁月里,廷文的勤奋、执着可谓无人能出其右。谁也数不清在他的记者生涯里,为了追求最好,他伴着孤灯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他背着行囊爬过了多少山、涉过了多少水?小时候,他因家境贫寒,没读高中就辍学了。文化水平确实不算高。但是,他的作品、他的成就却达到了令我们仰视的一个个光辉的顶点。他的《老山前线见闻》、《当代军人的风采》、《人民公仆鲍江兮》、《苍天作证》、《绿色边疆记行》等许多作品,至今读起来仍叫人怦然心动,显示出巨大的冲击力和感染力。也许廷文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在电视专题片的采编制作上,他已经达到了“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灯火阑珊处”的境界。

廷文成功的记者之路还得益于他丰富的情感世界。虽然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客观性是新闻的第一要素,但是,同文艺作品一样,任何感人的新闻无不蕴含着记者的情感因素。廷文的情商是相当高的,这种素质对一个记者来说至关重要。可能是他从小接受他人关爱深有体会并形成知恩图报的情感倾向的缘故,廷文的内心世界充满了对人、对社会的爱。他爱人、爱亲人、爱朋友、爱同志、爱一切值得爱的人。于是,在他的笔下、在他的镜头中便有了沙广裕、鲍江兮、老山前线军人及军人家庭……他爱祖国、爱家乡,于是便有了《水乡东沟》、《山乡宽甸》、《黎明秀色》……他爱事业,特别是电视

新闻事业，于是，他与电视新闻事业爱成了死结，无怨无悔……动人心处莫外乎情。为什么同一题材廷文的作品能催人泣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深爱自己的表现对象，没有这种挚爱，他就拍不出如此感人肺腑的作品。

廷文的《我的记者路》实际上是他的回忆录，是一本自传体的书。他以写实的手法忠实地记录了自己的身世及从事新闻工作的大半生。在这样一本书中，他不可能自己给自己做什么评价，为此，仅以拙文补白，权做评点，难免挂一漏万。

2001 年 12 月于丹东

目 录

1	序
1	家事的传说
16	童年无忌
28	淘气的学生
43	靠山山倒
58	孤儿不孤
74	初经风雨
100	梦圆记者路
126	走进电视台
137	洞库爆炸之后
146	赴朝采访“走麦城”
158	在血与火的老山前线
158	前线来信
161	奔赴南疆

166	战地采访
189	做战士的知音
195	尽记者的职责
199	航拍事件
207	涉外采访
227	在洪峰到来的时候
227	抗洪广角镜头
234	抗洪长焦镜头
240	心系百姓
255	亲情悠悠
272	三赴东瀛
276	德岛印象
280	四国放送
286	日本朋友
300	感受日本
314	存封的日记
315	日记一则：“三次采访”的巧合

318	日记二则：我的第一次航拍
321	日记三则：指导北广实习生
327	日记四则：党校学习的日子
330	日记五则：我从前线归来时
337	日记六则：难忘的八十年代
340	日记七则：我与公仆鲍江兮
346	日记八则：面对机遇话得失
350	日记九则：一路边关一路情
356	日记十则：苍天作证沙广裕
362	日记十一则：一封来信的回忆
369	走出新闻
380	跋

家事的传说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生地，那是生命的起点。就宛若太空中的尘埃，细细密密飘飘洒洒，化为肉眼难以看清的种子，落附在苍茫的地球表层上，经大地孕育发芽，受阳光雨露滋润成长。

生我养我的故土，辽东宽甸县毛甸子乡三道沟村东台子的郑家大院，是我终生难忘人生之旅的始发站。

然而，我的祖上先人却是漂泊不定的流浪汉和拓荒者。清朝末年，天下大乱军阀开战，山东成了动乱年月的重灾区。数不清的难民，背井离乡踏上闯关东的求生路。登州府海洋县乡下难民涌动，他们肩挑手提，结帮搭伙，饥寒交迫，风雨兼程，汇集成生死难卜的逃荒人流。裹挟在其中的王家三兄弟，边讨边要走村串屯，不幸走丢了一个。剩下兄弟俩相依为命，千辛万苦地闯入辽宁境内的凤城县一个叫大洼的地方落了脚。兄弟二人放下行囊搭起窝棚，操起工具开荒种田。王家二兄弟的其中一位

就是我的太爷，大洼便成了我太爷闯关东的第一个驿站。

没过多久，太爷听说靠鸭绿江边的宽甸县人稀地好，又可以搞点边境贸易，兄弟俩便迁入宽甸县的坦甸子村。太爷是垦荒种田的好手，种地发了家。他又开办了两处做买卖的店铺，逐渐成了富裕的有钱人家，娶妻生子繁衍后代。精明能干的太爷由一个拓荒者变成了一个富有者。

爷爷王永胜自然成为祖上财富的继承者。他念了私塾，有了文化，娶了大户人家闺女程氏为妻，相继生下五男四女。如果天下太平，爷爷这一大家子原本可以兴旺发达没有后患的。但是，恰恰又时逢动乱的年月，军阀混战，土匪横行，遍地饥荒，民不聊生。爷爷一家衰败了。典地卖房家产一空。爷爷也就由一个游手好闲的富家子弟，跌落为贫困潦倒的乡间游民。这里呆不下去，便举家搬迁到紧靠鸭绿江边的小浦石河村，住起了简陋的茅草房。全家十一张嘴全靠五个儿子出去扛活维持生计。他们各自给地主家做饭、种地、赶车和放牛。父亲王殿富排行老二，8岁起就到外号叫李疤拉眼的地主家放牛。天寒地冻没有鞋穿，就踏着霜地冰凌光脚放牛。脚实在冻得忍受不了，就企盼着牛能拉屎。牛一拉屎，父亲就赶紧把脚伸进冒热气的牛屎里取暖。到了严冬，才能穿上我奶奶亲手做的布底鞋，常常是舍不得穿在脚上，把鞋别在腰间。父亲是五兄弟中出力最多、受苦最多的农家把式，过

早地挑起了全家的大梁。十几岁的小小年纪，样样农活都会干。我奶奶见父亲手脚冻裂了，手指冻弯了，心疼地搂过儿子痛哭一场。她知道，爷爷一辈子没出过力，不会干农活儿，除了能写一手好字还能干什么呢？这个家就靠父亲和几个兄弟了。他们除了给地主扛活，还得开荒种田打粮糊口。

已是伪满洲国的年月。大年三十到了。按常规，地主们给雇工三天假。在外扛活的兄弟们回家过年。过年意味着团聚喜庆，穿新的吃好的玩的痛快。但家里已穷得米无一瓢柴无一捆了。作为一家之主的爷爷不知哪里去了。只见我奶奶坐在炕头直抹眼泪，数落着爷爷的无能。过门不久的大娘坐在炕沿满面愁容，对奶奶连一句安慰的话也说不出来。她见兄弟们耷拉着脑袋没人吭声，比饥饿更难以忍受的沉闷场面，让她心如刀绞，实在憋不下去了，便冲着我大爷（伯父）王殿卿说：“弄点柴禾吧，过年总得把炕烧热乎，喝碗白开水也比空着肚子强。”

一句话打破了僵局。我大爷、我父亲和三位叔叔忙着站起来找工具，准备出门上山砍柴禾。忽听院外狗叫声，是我爷爷推开院门扛着两捆柴禾回来了。

我大娘赶忙迎上去问：“爹，你回来啦，大伙都等你哩。”看我爷爷进屋，正在气头上的奶奶，冲爷爷说：“都揭不开锅啦，你可倒好，整日不着家，这年可怎么过呀。”奶奶仍在抹眼泪。

我爷爷满不在乎地说：“人家怎么过，我就怎么过。”

“你咋过？喝西北风啊？”奶奶又顶了一句。

“到外面把柴禾捆打开，过年。”我爷爷对儿子们说后，便倚在炕墙歇息。

我大爷和我爹到院里打开柴捆，发现里面夹着一袋荞麦面和二斤猪肉，又惊又喜，赶紧拎进屋。顿时，全家人转悲为喜乐呵起来。我奶奶气也消了，下炕同我大娘和面剁馅包饺子。总算把这个除夕夜打发过去了。

全家人都知道，我爷爷尽管不会干农活，但能写一手好漂亮的毛笔字。逢年过节或遇有红白喜事，都有人请爷爷去舞文弄墨。我爷爷也就能混顿饭吃，或获取些钱物的报答。那袋荞麦面和二斤猪肉，便是爷爷为有钱人家写对联挣来的年货啊。

这个年关一过，兄弟们又到地主家扛活，惟有四叔王殿忠不想再干了。他已是21岁的小伙子，高挑的个头，白净的长方脸，一双迷人的大眼睛，在兄弟中属他长得英俊帅气。他忍受不了贫困家境的煎熬和折磨，背地里，同邻里的两个年纪相仿的小伙儿商定：外出挣钱去。他们听说吉林省辽源有个煤矿，认为到那里下煤窑卖苦力也比在家挨饿受冻好，如能挣些钱回家也是一条生路。

我四叔想得挺美，但是前景如何他没有去深想，也不可能想的很周全，反正他主意定下谁也改变不了。就今天走，趁着正月里我爷爷奶奶走亲戚不在家的机会，收拾行李就动身。同行的两个小伙儿正在村头等他呢。

家里只有我大娘看家。她见我四叔行为不对劲，正

在捆绑我奶奶盖的那条麻花被。我大娘走近我四叔问道：“老四，你这是干什么？”

我四叔没有吭声。我大娘按住麻花被说：“咱家只有这条被，这是妈盖的，你不能动它。”

我四叔说：“我要出去找条活路，不能赖在家里活活饿死。”

我大娘说：“你不能就这样去，咱爹妈也不会让你走的。”

我四叔夺过行李卷儿，转身冲出门外，我大娘一个劲地在后面追，追出院子，追到院外田头，拽住四叔就是不松手，哭喊着说：“老四啊老四，咱爹妈不在家，你不能背着爹妈出走啊。咱家是在难处，可你也不能不辞而别，咱爹妈会着急上火的，你千万不能走。你要走，总得爹妈回来啊！嫂子求你啦，老四，你别走，咱们一家就是饿死，也得死在一起啊！”

我奶奶出身大家闺秀，堪称通情达理、见过世面的大户人家主妇。眼下的困境并没有让她丧失信心，总盼着王家有时来运转的一天，再贫穷也得把日子过下去。我奶奶回娘家把16岁的侄女领过来，给大儿子做媳妇。于是，我奶奶与我大娘，便由姑侄关系变成了婆媳关系，可谓亲上加亲。

我奶奶和我大娘相貌相似且性情相仿，只是大娘比奶奶的体态稍胖些。姑侄长得白白净净人见人夸，治家理财有条有理，屋里院里齐齐整整。邻里们说：“这两个

女人给老王家带来了福份。”我奶奶的言传身教,使我大娘的待人处事无可挑剔。可是,我大娘万万没想到我四叔能够在爹妈不在家时离家出走。尽管我大娘年纪轻轻涉世不深,对这种突发性事件毫无思想准备,但她对这件事的严重性和后果却十分清楚。他认为这件事太大了,比天还大,自己责无旁贷地应该阻止老四离家出走,不能让他任性胡来。

我大娘死死地抱住我四叔的腿,呼叫着:“老四,你不能走,不能走哇,嫂子跪下求你了……”她非常清楚:放走我四叔就是她的不是,她不好向公婆交代呀!

我四叔挣脱不下,来了火气说道:“这和嫂子你没关系,我看你是头发长见识短,我是决心已定,谁也拦不住我!”

我大娘呼喊:“你疯啦,老四……”

我四叔向村头望去,远处的两个人正在那里等候着,那是同行的伙伴儿。他急了也来了蛮劲儿,猛地将腿一抽就势将我大娘踢倒在地,夹着行李卷儿跑了,越跑越快越跑越远。

我大娘眼睁睁地看着我四叔走远,三个身影消失在弯曲的山路上。她用手捶着坚硬的黑土地,泪流满面,哭得死去活来……

我大娘回到家里,一头扑到炕上大病一场。我爷我奶从我姑奶家串门回来,我大娘讲述了我四叔的出走经过,并再三再四地说:“我没有看好家,这是我的罪过。”

我爷爷没吭声，心里在自责：“家里穷到这个份上，全是我的责任，都怪我啊！”

我奶奶不停地安慰我大娘说：“大媳妇，这事不能怪你，你尽到心了。老四他走，这是命里注定啊。别再记想这事了，可别伤了身子。”说归说，我奶奶走失了一个儿子，她能不挂念吗？一有空儿，她就站在家门口望村头，寒风吹动着她的头发。不多日，她的黑发中增添了一绺绺的白发，面颊的皱纹也多了起来。夜晚的油灯下，奶奶一个劲儿抽着自家园里种的老旱烟。

我大娘打那天起，也变得少言寡语，像丢了魂似的忙家务，家里变的冷清孤寂，惟独院子里的鸡鸭鹅狗能给家里带来点生气。贫困加上思念日子过得难上加难。

我四叔他们三人来到煤矿，租了一个叫王抓抓的偏厦子，吃饭、睡觉、下煤窑，成了地道的卖苦力的煤黑子。微薄的收入只能维持糊口，挣钱的美梦破碎了。吃的是猪狗食橡子面，四叔他们常常累昏在漆黑冰冷的坑道里。有一次，我四叔昏倒，被工友抬出来躺在冰凉的木板上，身上盖着我奶奶的麻花被，渐渐地苏醒过来，惨叫了一声：“妈——”并对守在床边的同村伙伴说：“这是在哪儿？我要回家，我想家想妈啊！”呼叫着，大滴的泪珠从眼角滚落下来。

同村伙伴儿从兜里掏出一块硬硬的橡子面饼，送到我四叔嘴边。我四叔摇头不吃。伙伴儿又递过一碗凉水劝他喝下。我四叔喝了一口水猛地坐起来。

伙伴儿说：“殿忠，听说日本鬼子就要来了，煤矿让鬼